

唯

有

孤独

车耳◎著

世界出版社

唯

有

孤独

车耳◎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有孤独/车耳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7

ISBN 7-5012-2861-2

I. 唯... II. 车...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385 号

书 名 **唯有孤独**

Weiyou Gudu

作 者 车 耳

策划编辑 侯奕萌

责任编辑 李攻科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戴文达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010) 6526595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世知萨隆文化交流中心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 × 1230 毫米 1/32 10 1/4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曲哲这个男人	1
第二章	唯唯这个孩子	22
第三章	杭湛那个女人	49
第四章	团聚纽约	74
第五章	纽约的时光	110
第六章	“9·11”的噩梦	128
第七章	风起萧墙	161
第八章	狱中生活	191
第九章	新年的钟声	209
第十章	保护令的禁锢	236
第十一章	孤独的患者	276
第十二章	血脉淡于亲情	304

第一章

曲哲这个男人

1

到美国以后，曲哲养成了一种习惯，下班回家后总是先打开音乐，再去洗漱，然后准备晚饭。吃饭的时候他也用音乐陪伴，曲哲喜欢听美国的乡村音乐，喜欢听深沉的爱情歌曲和那种男中音唱出的忧伤情调。音乐是温暖的春风，会驱散人心中的惆怅。音乐是女人的手，会为你抚平创伤。

曲哲意识到这是一种孤独的表现，长期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他需要声音，人说话的声音，即便女儿唯唯吵闹的声音让他回忆起都觉得甜滋滋的。

孤独创造了音乐，它融入了人们的生存信念。人们借音乐来驱赶孤独，也借音乐感悟孤独。对曲哲来说，孤独并非都是苦闷，也并不都是悲哀。他有时喜欢一个人独处，就那么自己安安静静地待着。因为群体聚会太嘈杂，时间久了，他会寻求一种解脱，就像孤独久了要寻求一种群聚的欢乐一样。



眼

看

孤

独

有时外界对排除孤独没有帮助，就像纽约一样，出门见到的都是人，它只能给你制造一个嘈杂的环境，而无法抚平你内心的惆怅。有时曲哲觉得孤独无助，它伴随着自己与生俱来、与心俱在。有的人孤独时会从文学作品中寻求慰藉，曲哲则看大量的当地报纸，还随时记笔记。读《华尔街日报》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就如同在巴黎时天天看《费加罗报》一样。

在曲哲看来，抗拒孤独最好的办法还是音乐。他会从音乐中感受到一种忘却，让音乐冲淡孤独，让孤独感染音乐，让断裂的生活节奏得以重新连结。音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在纽约的生活。

后来想起这种习惯时，他才知道潜意识里，自己是用外界的声音来抗拒自己内心的孤独。音乐融化了人的意志，也就稀释了孤独。他一直不太喜欢听摇滚乐，像其他年轻人似的大声呐喊，发泄孤独。他喜欢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用心来体会音乐，用音乐来忘却孤独。

在一首首优美的乡村音乐中，曲哲感到了心灵的平静。他还伴着乡村音乐边听边唱，就像国内的卡拉 OK 似的。只是曲哲没有光盘的播放机，没有画面，没有提示的歌词，因为美国不兴这个。他就把歌词印出来，订成一本，那都是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流行歌曲，都是那些著名的歌手演唱的，里边大部分唱的是失落的爱和无助的孤独。

其中有首歌中文翻译过来就叫《唯有孤独》，是罗伊·奥尔比松作曲并首唱的。他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出生于美国德州的一个乡村歌手。60 年代面世后，这首歌迅速入选排行榜前十名。以后由于著名歌手桑尼·詹姆斯以乡村风格再次翻唱，使它一度荣登流行音乐排行榜首，连续三周高居第一。

曲哲感到这首歌曲和他当时孤身一人的处境挺相配的。

曲哲到纽约的时候是个冬季。窗外两排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孤零零的。从树枝的缝隙中曲哲每天都可以看到街对面的一个家庭，出出进进的，那是一个在曼哈顿下城炮台公园区少见的连体双层住宅，独门独户。主人从自己家单独的门走下台阶，就到了街上。那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男男女女，常常是一群人集体出动。曲哲一次次从空荡荡的房间中看着这家人的出入，想念远在异国的妻女。以前曲哲离开她们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而现在几个月都过去了，仍然见不到家庭团聚的曙光。

其实曲哲奉调到美国一开始，签证就办得不顺利。曲哲只好把妻子杭湛和女儿唯唯安顿在加拿大的姐姐家，独自一人先到纽约工作。

他们一家本来在法国过得好好的，可是曲哲想换个地方生活。一个城市待久了，总会生厌，即使像巴黎这样的花都。其实杭湛不愿意离开巴黎，她已经习惯那里安逸的生活了。唯唯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法国小朋友，那也是生她养她的城市。但她毕竟年纪小，不经事，从来都是像小狗一样任随父母将她带到哪里，结果适应新环境最快的还是她，而不是像曲哲这样历经沧桑的大人。

曲哲以为去美国的签证很好办。他服务于一家中国的投资公司，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很多，投资的项目也大，常向那里派人，以前没遇到什么大问题。可是曲哲办签证时，正碰上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的时期。美国的众议院公布了一个对华报告，称许多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都是搞情报的，结果那几年美国人给中国人的签证十分严格。许多人都被拒绝了，曲哲也是其中的一个。



看

高

张

颖

曲哲递上工作申请三个月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要求补材料。那个通知长达十几页，由于不熟悉美国移民政策，曲哲花了一天时间才把这个通知书搞明白，发现自己只能补充 1/3 的材料，另外的 1/3 属于个人隐私部分，曲哲不想提供。如果是在欧洲办签证的话，那些关于隐私的问题是不会问的。而最后 1/3 的材料曲哲根本就无法提供。因为中美双方的生活习惯不同，美国人要求的一些材料是中国人没有的东西。如果想百分之百地满足美国移民局要求的话，曲哲只能编撰不实之词，或者按照他们的要求另投胎，重新活一次。

曲哲不想杜撰材料，又没法重新活一遍，只能有什么提供什么，自然满足不了移民局的要求。又过了几个月，收到了移民局拒绝他赴美国工作申请的回函。移民局指明他没有必要来美国工作，因为他服务的公司在纽约的分支机构不需要曲哲这样的人，他的能力不够，无法胜任工作。曲哲只好再度申诉，又一次提交了学历和工作证明，几个月后收到的还是拒信。这次移民局说他的学历过高，纽约的机构不需要那么高学历的人。

这一下让曲哲知道了美国人的厉害：不杜撰材料就无法获得签证，但是杜撰等于撒谎，而撒谎据说美国人最反感。移民局觉察到签证申请人撒谎的话肯定不会给签证。所以不杜撰就不能满足移民局的要求，因此无法获得签证。而撒谎则会令移民局官员反感，也无法获得签证。曲哲感到自己进到美国玉米地式的迷宫，路在前面，就是走不出去。

更让曲哲惊讶的是移民局对一个外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能否适应工作比他这个公司的领导都清楚，而他公司选派时不管怎么说经过了一些程序，由主管部门领导考察推荐，集体讨论后才决定的。曲哲在给美国人寄去的材料中甚至要详细说明自己每天八小时做些什么，管理哪类业务。这种业务得有在公司长期工作的背

景，还要会说中英文。只有这样才有被批准的机会，否则移民局就会很自然地发问：为什么不用当地的美国人？

曲哲知道美国移民局最担心的是中国人去了美国不回，留下工作，抢美国人的饭碗。所以他们批准工作申请的考量，主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移民美国的倾向，没有移民倾向的可能批准，有移民倾向的肯定不会批准。但是移民倾向这个东西是一个主观判断，有没有移民倾向由美国移民局说了算，他们认为有就有，认为没有就没有。他们在发工作许可和签证的时候，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去美国的人都有移民倾向，申请人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自己不想移民美国才有能获工作的许可，或者访美的签证。

曲哲的工作签证办不下来，家就不能迁过去，只能以出差的方式先独自去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再继续办妻女的签证。加拿大毕竟毗邻美国，毕竟没有法国那么远，把家人安排在那里，他从纽约去看她们就不必坐飞机远渡重洋。把她们安顿在加拿大以后，他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坐上了赴纽约的灰狗大巴，踏上了赴美的行程。曲哲憧憬着一个新的生活，一个有挑战性的城市和一个有挑战性的未来。

3

经过了一整夜颠簸，凌晨四点的时候，曲哲到了纽约市中心。下了车，发现汽车站里没有行李推车。他带了三件大行李，为了节约重量，有两件是用纸箱装的，临行前称了称，都超过了30公斤，这只是曲哲第一批到站的物品。毕竟是国际大搬家，把家从大洋的一端搬到另一端。

四处张望了一下，他发现不仅没推车，连人都很少，也没有负责咨询的工作人员。大巴到的地方是在地下，走到地面上要好几十层台阶，路还很远。曲哲一次只能拿两个箱子，另一个箱子



就没人看了，不找人帮忙是不行的。于是曲哲厚着脸皮拉住在大巴车上认识的一个黑人，让他帮拿一个大箱子，自己拿两个。

他们爬了几层楼梯，又绕了一大圈。走到街上时，曲哲看到的是夜空下一个奇怪的城市：眼前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楼，天空都被楼尖排满，星星被挤得看不见了，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从这些你知道这个城市有钱。但是低下头来，环顾四周的话，凌晨的纽约巴士终点站，看到的几乎都是黑人和站在街角的流浪汉。这时你知道这个城市穷人多。

衣着光鲜一点的人都是掮客，寻找着可以赚钱的对象，这些刚出站的人都是他们的猎物。有人要帮提行李，有人要帮找出租车，曲哲在巴黎没见到过这样的架式。深夜的纽约大巴士站，随着工作人员的离去出现了职位的真空，远道来的外地人摸不到北，于是在有需求就有供给的纽约出现了这些掮客。但是出门到一个新地方，不能和陌生人随便打招呼，尤其是主动找上门的陌生人，这是曲哲从小就得到的教导。

曲哲后悔没让同事来接。同事本来主动要来，尽地主之谊也是应该的。只是同事年纪比曲哲大，又是在凌晨四点，要是接站的话一晚上都睡不好觉。曲哲以为在大巴士站和机场一样方便，用小车就可以把行李推出来，而出租车会像巴黎戴高乐机场那样排着队等候客人。

曲哲气喘吁吁，费劲地把行李挪到了出租车站前。好几辆出租车在那里排着队，曲哲报出地址后，没有一辆肯拉，他们嫌路太近，等着更好的活。纽约出租车司机白天是不敢这么干的，他们也怕投诉，但是凌晨以后他们胆子就大了，说拒载就拒载。好像那时候纽约就不是纽约了。

等了一会儿，一个司机帮叫了一辆没排队的出租车。曲哲如释重负，对那个司机千恩万谢，终于有人肯带他走了。于是他两个沉重的箱子放到了车后厢里，再把手提箱放到车后坐上，把

车门关好，然后曲哲从车尾绕向出租车的另一侧，拉开车门刚准备坐进去的时候，车突然加速开走了。曲哲被拖着拉着车门跑了好几步，大叫停车。幸好不远处的路口是红灯，出租车停下了，曲哲进去后大声向那个拉美司机抗议：

“喂，先生，你怎么能扔下我就走，我刚把行李放进车里。”

那个司机回头看了一下，一脸无所谓：

“噢，我以为你都坐进来了。”

曲哲不吭气了，坐在那里忿忿地想，出租车司机有好几个后视镜，怎么能连顾客上没上车都没看见。而且这家伙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好像什么事情没发生一样。想着想着没好气，就监督着他行驶的路线，不想让他摸黑赚钱趁火打劫。曼哈顿的路曲哲不熟，但他知道这里的街道像北京一样横平竖直，汽车如果沿着哈德逊河边的快线向南去的话，就会走到纽约下城炮台公园区里公司租的房子。

没想到哈德逊河边的西部快线路况很差，年久失修的柏油路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行车如行船。西部快线不足十公里，前后修路用了五年，曲哲的同事在纽约工作几年后奉调回国时，那段路还没有修好。他告诉曲哲，美国的工会鼓励工人怠工，免得干完活就失业。

在法国，即便是乡间小路也不会走得这么让曲哲犯晕。颠簸不到十公里的路，快到目的地之前，出租车胎居然爆了一只。爆胎声音不大，但是车身马上倾斜，司机立即放慢了速度。这个时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侧是哈德逊河，一侧是反方向的快车道。司机把车摇摇晃晃地开到中间地带，下车查看，骂了一句曲哲听不懂的西班牙语，站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看着夜空，不吭声了。

曲哲跟着下了车，那不争气的胎已经瘪了进去，像裹脚布般



地挂在轮轴上，肯定是不能往前走了，曲哲建议：

“打电话求救啊？”

司机头都没转，说道：

“我没有手机，附近也看不见电话亭。”

曲哲提醒说：

“你可以通过车上的通讯设备找公司啊？再派辆车过来嘛。”

他挥着手跟曲哲说：

“大半夜的能有人上班吗？我们现在是凌晨五点啊！”

曲哲想了想，又跟他说：

“那就换轮胎吧，不是有备用胎吗？”

换轮胎的事曲哲都会干。在法国时，车里面既有备用轮胎，又有换轮胎的千斤顶和专用扳手。曲哲曾花了一个小时换了个轮胎，最后闹得满头大汗，一手漆黑。但是现在他们是两个人，出租车司机换轮胎的经验应该比曲哲丰富，可是他看曲哲不断地提建议，有点不高兴：

“换轮胎得一小时呢，你能等吗？”

曲哲想想也是，到目的地只剩两公里，如果没有行李的话，曲哲可以走着过去。与其在这儿等一小时，不如另打个出租车走。而且司机根本没有换轮胎的意思，站在那里，幸灾乐祸，却什么都不干。好像他看曲哲的笑话，自己有利可图似的。两个人站在那儿瞪眼珠子僵持了一会儿后，他让曲哲把行李卸下来，再把车钱付给他，然后自己就待在那里。在曲哲的概念里，中国国内出租车送客不到目的地是不收费的。而这个出租车司机不仅要了车费，还收小费。

4

这时下起雨来，一开始星星点点，后来细雨如织。为节省重

量装行李用的纸箱，经不住雨浇。一月份的曼哈顿，夜里很凉，曲哲觉得自己浇一点倒没关系，顶多发烧生病，箱子里面的书浇了就不好用了。他只好又把箱子搬回到仍旧趴在那里的出租车里，自己守在路边，求救般地伸着手，向一辆辆疾驰过来的车打招呼。

夜幕下的哈德逊河，两岸万家灯火，世界贸易中心两座银白色一百多层摩天大厦灯火通明、云雾缭绕地矗立在雨中。曲哲未来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如果不是发生这样的意外，这河边的夜景也是蛮不错的。但是，他毕竟坐了一天一夜的车，十几个小时没吃饭了，还要哆哆嗦嗦地站在冷飕飕的寒风中，顿感饥寒交迫。

从曲哲身边飞驰而去的出租车至少有十辆，还有上百辆私家车，他使劲挥着手，还站在路边上，冒着被撞着的危险，也没有车停下来。后来，他拦下了一辆违章横穿安全岛，准备向反方向行驶的一对青年男女开的车。他们大概刚玩完夜总会，两人都很兴奋，大声打闹。听了曲哲的解释，他们按着喇叭，大笑着离去。曲哲知道要换了自己也不见得能停车。谁肯在大半夜里在街头拉一个陌生的外国男人呢？

那个出租车司机一直事不关己地在旁边看着，在曲哲近乎绝望的时候，说了一句风凉话：

“在纽约，别指望着别人帮你！”

那句话让曲哲一直铭记在心。在纽约那几年，曲哲印象最深的两句话，一个就是赶他下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说的。另一句话是以前读过的一个美国人的名言，大意是说：如果你能在纽约待下去的话，世界上就没有你待不下去的地方。

那天，曲哲终于等来了一辆拖车，司机看到有车抛锚在快速线的中心岛上，便停了下来。出租车司机见拖车来一点不兴奋，也不要求他将自己的车拖走，还不换轮胎，好像故意在那儿和曲



看

听

想

做

哲斗气，看谁能把谁先逼走似的。

曲哲见到拖车则跟见了救星一样，马上把行李放了上去，那拖车司机是个白人小伙子，比出租车司机可热情多了，脸上还露着笑容。那是曲哲在纽约见到的第一张笑脸，还是在黑夜中，就更不容易了。曲哲心里想，纽约也能碰上好人，也有雷锋。

上车以后，小伙子问曲哲：

“你去哪里？”

曲哲手指了指前面：

“炮台公园区。”

小伙子瞧了曲哲一眼，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20 美元。”

曲哲觉得自己激动的心境马上变凉，到了嘴边的热情话立即被吞回肚里。如果小伙子不要钱，曲哲肯给他 20 美元小费的，作为报答。但是现在帮忙成了一个商业行为，曲哲自己就是商人，讨厌趁火打劫似的欺诈，马上就换了口气：

“嗨，小伙子，只有两公里呀！出租车都不到五美元。”

小伙子不为所动：

“住炮台公园区的都是有钱人，20 块钱算什么。”

曲哲讨价还价的本领上来了，还想坚持一下：

“可我不是有钱人哪，有钱人能用纸箱子当行李吗？十块钱怎么样？”

“20 美元。”

白人小伙子语气坚定，不容置疑。曲哲有些失意，不是因为 20 美元，而是因为没砍下价格，自己丢了面子。在商务谈判中他没有彻底失败的例子，总能找到折中方案让双方都有收获。至于在街头和小商贩的交易，常常都是他一口价，商贩们屈服，把东西卖给他。砍价的感觉让他满足，其实他也不一定真想要那东

西，也不在意自己究竟赚了还是赔了。可这次明明知道被宰割，还不能怎样，因为是自己找上门的。那才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下车时，小伙子到底收了曲哲 20 美元，还不给收据。也没像上车的时候帮抬行李，拿钱的时候他的笑容已经没了，曲哲却还向他表示感谢。因为没有他，曲哲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家呢。不过在向他道谢时，曲哲觉得自己脸紧绷绷的。

5

纽约出租车司机都认为炮台公园区在纽约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其实是一种误解。这个地方的居民当然不是穷人，但也不是什么富翁，倒是他们其中某些人，可能是未来的富翁。确切点说，这里是未来的有钱人创业的地方。

在曼哈顿，房价最贵的区域是中上城，中央公园东部的地方。有钱人喜欢这里，是因为这里一侧是纽约的东河，另一侧是树林茂密的中央公园——曼哈顿调节空气最大的肺。而且这里有大都会博物馆和众多的中小博物馆，邻近有卡耐基音乐厅、林肯中心、几十家百老汇剧场。这里还有第五大道众多的名牌服装店和数不清的法国和意大利餐馆。有钱人讲究夜生活，除了吃好以外，到了晚上要有戏看，有酒吧泡。有钱人夜生活总比平常人丰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炮台公园区则不同，这里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往往住一室一厅的公寓，白天在附近的金融中心工作一整天，长达十几个小时，一周干 100 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他们有的做行业分析，有的做股票或债券交易，有的做企业上市，大部分在投资银行里工作，是华尔街的精英。

这些人晚上回家常常不做饭，叫外卖来打发。有的在公司吃



12

看

景

转

盒饭当晚餐，又干几小时活才回来，拼命工作，拼命挣钱。白天这里边的人行色匆匆，看不到多少游客，晚上就更没游人了。炮台公园区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没有大剧院，没有著名餐馆，只有几千个居民拥着南北两块绿地和三公里不到的沿河小路。

如果把曼哈顿比作一只鞋的话，那炮台公园区则位于这只鞋的外边，就像鞋沿子一般，这是一个占地两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带。一侧是哈德逊河，另一侧是世贸中心。

黄昏时分，人们在这里散步、打球，或者坐在长椅上，在林阴下看着宽阔的哈德逊河面上的夕阳西下。脸盆那么大的太阳每晚都要落到河对岸的新泽西那一侧，映红了曼哈顿，也映红了世贸中心那两座鹤立鸡群的摩天大楼。坐在那里，曲哲感受到的是宁静平和。

炮台公园区作为住宅区，几十年前根本不存在。一百多年前，这里是散货码头，又一度成为堆放垃圾的地方，建世贸大楼时挖出来的土方堆在这里，像围海造田一样，把哈德逊河向西边挤了一挤，填出了这块弹丸之地，填出了现在的炮台公园区，带动了临街 60 层高的多栋办公楼和十几座公寓楼的兴建，促成了新华街的诞生和这个小区住宅业的繁荣。可以说，没有世贸中心就没有炮台公园区。

曲哲的办公室在世贸大楼，离他住的炮台公园区相隔只有两条街，不到 500 米的距离，步行只有几分钟路。不少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因为在世贸大楼里工作。以曼哈顿拥挤的公共交通，许多人上班来回要在路上花三个小时。比起他们来，住在办公室旁边，曲哲每天呼吸哈德逊河带来的新鲜空气，简直是一种奢侈。

从 20 世纪开始曼哈顿逐渐有了名气。可是在 500 年前，它只

是一个荒芜人烟的岛屿，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少量的印第安土族。当那个冒险家哈德逊沿着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这条河，向南行驶寻找出海口的时候，发现曼哈顿岛两旁的鱼产特别丰富：龙虾可以用棒子打，鱼可以用瓢来捞。根据当时探险家的记载，岛上爬的龙虾长达两尺，随处可见，那肉肯定老得快咬不动了。而水中的鱼多得常常跳到岸上，印第安人也不去抓，任其自生自灭。

欧洲人移民来以后，曼哈顿逐渐成了工业港口，人变得比龙虾还多。工业时代哈德逊河污染严重，龙虾几乎绝迹了。到了20世纪后期，纽约市对曼哈顿周围的港口进行了长期的清理，把港口一一拆除，卸货地点移到别处，使河水逐渐恢复原来的清洁程度。像牡蛎这样清洁水域才能生存的海生物开始重新出现，鲸鱼也开始回游。人与自然重新出现了一种和谐。

曼哈顿的水生物虽然变得稀少，岛上的人群却不断地增多，而且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人群。曼哈顿有世界上最大的股市，最大的金融中心，它是美国财富的象征。

曼哈顿岛本身其实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地质坚硬，所以能支撑起森林般的摩天大厦，而没有沉降的危险。而意大利的威尼斯只建了没有几层高的楼，就出现了沉降的危机。那里陆地不断下陷，海水一点点地灌进来，到今天整个城市都泡在水中，一些建筑物也开始变形。在意大利，不用去比萨，威尼斯就可以看到斜塔。专家们多次发出警告，预言威尼斯多少年后将沉入大海。

曼哈顿却没有这个危险，那里许多楼都高过比萨斜塔，却没有一个楼像它那样歪斜。人们至今还热衷于在上面建高层建筑，看来海水是淹没不了这个城市的，只有来自空中的袭击才能给这个城市造成巨大的伤害。